

聖典

聖典卷之九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臣　睦㰘編輯

立官

吳元年十月壬子以湯和為左御史大夫鄧愈為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為治書侍御史安慶為殿中侍御史[illegible]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等為監察御史[illegible]院使

上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illegible]

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illegible]
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爲清要卿等當[illegible]
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己不正則不能正人[illegible]
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徇[illegible]
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姦長惡毋假公濟私
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
體也卿等勉之又諭御史大夫湯和曰卿以武臣
而位處文職當求儒者講論自古人臣立身行己
事君治人之道盡心所事以成功業他日名書史

俾翼羅千識豈不美哉和頓首謝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上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

上遂命秉正爲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爲左通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

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勿隱蔽當引見者勿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秉正等頓首謝曰臣等駑鈍荷蒙

聖眷膺茲重任敢不盡心圖報萬一

十二年十二月將立卜筮之官

上勑中書曰卜筮者所以決疑國有大事必命卜筮

朕觀往古於昔日乾乾履道不息之君雖其視聽聰明猶不能無疑焉故必以不息之誠决疑於龜筮者所以通神明之意斷國家之事也是以洪範九疇稽疑列焉朕居大位十有二年而卜筮之官尚未擇建爾中書禮部令天下廣詢博訪朕將試而用之

十三年十二月己亥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欲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

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衍等以
為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康等對曰歷代朝制度皆取
時宜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
聖裁實為典要但慮
陛下日應萬機勞神太過臣愚以為宜設三公府以
勲舊大臣為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
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
其餘常事循制奉行庶幾事無壅滯之患
無煩劇之弊八

上然之遂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

二十七年正月丙寅置各處布政司按察司并各府照磨檢校官

上諭六部都察院諸大臣曰頃者朕以各部案牘填委往往淹積不行吏緑為姦爭愈浩繁於是各設司務職專記其出入督其稽滯而察其奸弊不留日闕事多完集今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并各府亦宜設照磨檢校如司務之職於是各司府置照磨

所設照磨檢校各一人下典史案牘及不許者選

易俗

洪武元年二月詔禁胡俗復中國衣冠之舊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士庶咸辮髮椎髻深襜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不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上久厭之乃克元都乃詔衣冠悉復唐制士民皆

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
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其辮髮胡髻胡
服胡語一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
舊
十二月辛未監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循習
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
酒殽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
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
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傚弊可勝言況送終禮之

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
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五年三月辛亥
上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
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夫制中莫
如禮修政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
禮則長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
威辨元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禮幾乎熄矣
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猝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

於古而宜於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
復古之治也
六年三月甲辰禮官上所定禮儀
上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
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
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
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汙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
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
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為定式庶

幾愜朕心也

二十六年三月癸亥

上謂禮部臣曰先王之治天下彝倫為本至於胡元昧於教化九十三年之間彝倫不敘至有子納父妾弟妻兄妻兄據弟婦者此古今大變中國之不幸也朕膺天命君主華夷復先王之教以敘彝倫務使各得其序既定於律又著之大誥以明示天下比閲民間尚有頑不率教者仍蹈襲胡俗甚乖治體宜申禁之違者論如律

二十八年二月乙丑

上諭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風俗頹敝鄉鄰親戚不能周恤甚者强凌弱衆暴寡富吞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來但申明教化於今未臻其効豈習俗之固未易變耶朕置民百戶爲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寧

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其申諭以此意使民知之

三十年九月辛亥

上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民每時置一皷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衆皷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之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

以資助之費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撫民

吳元年四月丁未

上以兵革未彌生民未遂蘇息顧侍臣嘆曰軍旅未息兵餉不休生民之勞甚矣起居注王禕對曰

主上威德昭著遠近之人延頸俟蘇民雖勞而無怨正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以待休息

上曰建大事者必勤勞以不怠諸[illegible][illegible]泰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簣土可成江河之深非勺水所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

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上察天運下順人心從容待成易苦急遽者用兵征伐十有餘年闢其江左命將四征今雖西平吐蕃破擴廓帖木兒駐兵河南王信父子竊據沂州譚右丞貊高輩各假息州郡若遽欲長驅顧張士誠未下東吳未平靜觀元臣依違者十八九假擴廓復爲名惟擴廓帖木兒耳又爲諸將所沮勢不能展久不進兵必生疑聞兒其兵皆四集之民師老于外人心離合之閒稍有不和衆必瓦解將不過一匹夫耳而彼尚

拘吾信使也吾邊境豈識時務者哉中原數子吾
未暇與較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
兵革未得休息也
洪武元年正月乙酉
上謂劉基曰曩者群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
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火弟而乎思所以生息
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
上曰不施實惠而槩然曰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
仁必當節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

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實仁是猶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善治者必務其本植木者必培其根基頓首曰

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實在於今日天下之幸也

二月乙丑

上以立國之初凡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臣議計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因一頃出丁

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過有
興作於農隙用之
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
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
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泛之役宜
罷之
四月丁未博興等縣民尚羣等五十二人來謝恩
先是詔免山東郡縣租稅至是羣等來謝
上召至前諭之曰朕以爾民勞苦且[illegible][illegible]於衣

食故免租稅三年欲爾民少入也今若等不敢涉
艱苦是以所安爾者乃勞爾也豈朕之本心而歸
見鄉里長老其以朕意告之但心在朝廷足矣不
必來謝命禮部各給道里費而遣之仍止其未來
者

七月庚寅

上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多
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
上曰得天下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

之子弟郵其老則天下之爲子弟者悅郵其幼則天下之爲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焉苟視其困窮而不知郵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爲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爲先宜速行之

二年十一月中書省奏請營後堂

上不許曰土木之工連歲不息今又欲爲此能不病民乎俟民力稍舒爲之未晚也

五年十月丁酉

上念驛傳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馬夫而至破家者乃

諭中書省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已愛而勿傷不善

者徵斂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

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

銜勒厲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馬既顛蹶人獨

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

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

何異也豈可蹈其覆轍耶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

參害充之病殘其力有餘有司務加存恤若非法擾害者罪之

十二月甲申時修浚京師城濠

上幸三山門觀之見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狀

上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鍤水中求之未得

上命別取償之且復問之曰此類汝鍤乎對曰頗但比所擲者差短耳因命杖十趣求果得其所言

上曰農夫供役月餘手足皴裂甚勞苦[illegible]

乎即捕吏杖之顧謂丞相汪廣洋曰今日天寒重裘
體猶覺寒況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命罷
其役仍命臨濠行工部惟留窯冶及燒石灰匠其
餘夫匠悉遣還家
十年七月監察御史邢雄巡按山西言大同諸處
人民歲輸糧草餉給邊士供億勞苦
上惻然謂中書省臣曰軍士戍邊道里險遠民人供
億咸難宜紓其勞乃命停歲納馬草若乏用則
給直市之尋詔山西陝西北平諸衛令軍士候時

芟取務草為儲蓄免致勞民

八年正月癸酉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轉于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illegible]朕之初不忘於代天

之工亦不能盡爾等之爲天下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十年五月乙未登州衛奏有拓新城請令民築之

上諭工部臣曰凡興作不違農時則民得盡力于田畝今耕種甫畢正當耘耔遽令操版築之役得無妨農乎且築城本以衛民若反以病民非爲政之道也其令俟農隙爲之

十一年五月乙亥璽書賜秦王樉曰關內之民自元氏失政以來不勝其弊及吾平定天下又有轉

轉輸之勞西至於涼州北至於寧夏南至於河州民未休息朕甚憫焉今爾之國若宮室已完其餘不急之役宜悉緩之勿重勞民力

十二年八月丁亥遣使齎勅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

上以其時民當種麥勅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邇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繼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

農時朕封建諸子將以藩衛令福永久施而先尊
農時朕恐小民之怨咨也勑至其即放還俟農隙
之時赴工未晚也
十五年七月庚戌
上謂翰林院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
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
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
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謂視民
輕也視民如此則與己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

惟能知民與己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
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
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
而已
十一月廣州左衛奏請令有司於民間造兵器給
軍士以禦倭寇
上謂工部臣曰兵以衛民今欲禦寇而以兵器役民
是民未被寇先已勞擾非所以安之也自今天下
衛所兵器有缺宜以軍匠[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布政司[illegible]其[illegible]有[illegible]以

民匠相衆造之

十六年正月壬申北平按察司言所隸諸縣嘗被
水三皇廟分司廨宇圯壞請修治
上曰災害之餘居官者當䘏民不可勞民今北平水
患方息民未寧居風紀之司正當問民疾苦以撫
䘏之若有修造俟歲豐民足然後爲之庶得先後
緩急之[illegible]宜今不䘏民而以廨舍祠廟爲先失其序
矣遂命停止

九月甲辰諭戶部曰數年以來頗致豐稔問民間

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豈徭役繁重而致然歟抑吏緣為姦而病吾民歟今歲豐而猶如此使有荒歉[illegible]將何以四民之中惟農最苦有終歲勤動而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務加存恤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

十七年七月

上諭戶部臣曰今天下郡縣以民戶百一十戶為里里有長然一里之內貧富異等牧民之官苟非其人則賦役不均而貧富[illegible]害爾戶部其以朕意

諭各府州縣官凡賦役必驗民之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其力賦役均則民無怨嗟矣有不奉行役民致貧富不均者罪之

十月丁卯

上謂兵部臣曰驛傳所以傳命而達四方之政故雖殊方絕域不可無也近聞貴州黃平等驛甚爲使者所苦□人不堪其役竄入山林者多爾兵部諭都司凡經過使臣有非理者必寘之法以警將來

十八年三月辛巳

諭兵部尚書溫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不利便即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近聞北方遞運車每輛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艱一牛有損一車遂廢有司責民償牛倍增其價民受其害宜令每車加給一牛以備倒死毋重傷吾民也

二十年四月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寶源局鑄錢之銅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

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收民間廢銅以鑄錢朕恐天

下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承奉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害民甚矣姑停之

九月戶部言今天下稅課司河泊所課程額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立爲定額

上曰商稅之征歲有不同若以往年爲定額務有不足豈不病民宜隨其多寡從實征之

二十三年正月甲申

上諭兵部尚書沈溍曰兵以衛民民以給兵二者相須也民不可以重勞軍不可以重役今天下各衛

所多有一戶而充二軍致令民戶耗減自今二軍
者宜免一人還為民
是月戊子中軍都督僉事蕭用左都御史詹徽等
奏湖廣茶陵衛城庳隘周圍四里宜增城西排柵
舊址闢拓之以壯一方形勢
上曰凡事有可已而不必為者有不得已而必須為
者要皆合於時宜今茶陵城池足以容衆軍民相
安亦事之可已者何用闢拓倘有頹壞必須修理
亦俟秋成

十二月戊寅遣國子生劉必興等六十四人巡視山東流民

上命必興等曰山東兗登二府所屬州縣近因河決小民蕩析離居艱於衣食已嘗遣官賑濟尚恐流離者未遂其生今遣爾等往巡視過其所在令有司厚加存恤無令失所

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縣奏逃民三百餘戶累歲招撫不還乞令衛所追捕之

上諭戶部臣曰民窘於衣食或迫於苛政則逃使衣

食給足官吏無擾雖驅之使去豈肯輕遠其鄉土令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贍是亦國家之民也即聽隨地占籍令有司善撫之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

二十八年十月

上謂兵部臣曰江淮養馬之民遇有馬死有司令其買補乃去家離業販於遠方至有歷年不返斃于道路者朕甚憫之其令太僕寺凡缺馬者免其償

二十九年四月甲申監察御史嚴震直還自廣西言平樂地廣民稀其遞運之船不給請益鄰境民戶以供其役

上曰彼民旣困而又重困鄰境之民不可其令法司録有罪之人買船遞運以自贖

聖典卷之[illegible]終

聖典卷之十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㮮編輯

諭行省

洪武元年四月癸亥諭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以翰林院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

上因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于軍門爲朕敷陳王業論當時之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illegible]

今調汪廣洋爲山東叅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爲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从微陋叨蒙甄録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托不効有負

上恩

上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

而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受命

二年五月癸丑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隷之命中書省叅政蔡哲爲叅政

上諭之曰君子立心行已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建地瀕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者衆徃時官吏多爲利誅陷于罪戾今命卿往

必堅所守毋蹈其過哲對曰臣以菲薄叨承
恩命敢不盡力以報
上曰公即無私義之謂也私即無公利之謂也諸公之[illegible]
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私塵[illegible]
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纖[illegible]
芥蔕卽不得為公矣卿宜勉之
十二月丁卯改湖廣行省參政趙耀為北平行省
參政耀初授湖廣既辭復留之至是
上以耀嘗從徐達取元都習知其風土民情邊事綏

急攻授北平且俾守護王府宮室既而召入諭之
曰聞北口子人多來歸附者汝宜速往選其驍勇
可用者爲兵月給米贍之餘悉處之臨清東昌之
地毋令其失所
六年四月甲戌以黃盍高鶡傑爲廣西行省參政
高鵬呂宗藝爲福建行省參政
上諭之曰方面之任貴在廉明而戒於[illegible]貴在剛
果而戒於急暴貴在有禮而戒於[illegible]貴在仁
而戒於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是以命朝

廷之憂下足以慰郡邑之望爲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澤於不朽豈不偉哉卿等其勉之

七年三月戊辰以劉仁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參政陛辭

上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爲政一以恩而無威則寛而無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

政事自舉民生自遂下之爲郡縣吏者轉相視傚雖嶺海之遠朝廷可無憂矣仁等頓首受命以行

十四年正月乙巳以國子學助教趙新等爲布政使

上諭之曰今布政使司視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宣化通達民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鬱而不彰下情不上達則壅而不[illegible]塞則遠邇乖隔上下不親得失無所聞[illegible]見如此則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illegible]

常懷致君澤民之志朕所以用卿等蓋儒術之有
異於常人也尚宜勉之

諭守令

乙巳正月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韋安
仁守瑞州悉屬江西行省節制將行
上召以松等諭之曰汝皆吾親故有功之人命以專
城之寄夫守一郡必思所以安一郡之民民安則
汝亦安矣昔者喪亂未息有事於征戰今既平定
在於安輯之而已凡守城者譬之守器當謹防損

傷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壞則器爲廢器守者亦不得無責矣吾不以富貴而忘親故汝等勿以親故而害公法庶幾上下之間恩義兼盡生民享安全之福汝等亦有無窮之美矣

吳元年七月丁丑各郡縣官旣受賜入謝

上諭之曰自古生民之衆必立之君長以統治之不然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紛紜吞噬亂無寧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必設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鋤強扶弱獎善去姦使民得遂其所安民

得其安然後可以盡力田畝足其衣食輸租賦以
資國用于今命爾等爲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賦
爲爾等俸祿爾當勤於政事盡心於民民有詞訟
當爲辨理曲直毋或尸位素餐貪冒壞法自觸憲
綱爾往其愼之
十二月
上以山東郡縣既下命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
否在守令守令之賢者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
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然爲治之道亦有難易當

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察於此矣爾等勿謂身居
遠外朕不能知異日政績有聞必有嘉賞願爾等
爲政何如耳命賜酒食明日陛辭復諭之曰慈祥
愷弟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
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養其賊而悖其德故
殃流於衆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
理恒昭融于中小人舍而不爲故私欲恒蔽固其
内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德
勸善惟欲成風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

愷弟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脩厥德廣施惠政

以副朕懷

七月丁卯以戶部侍郎陳則爲大同府同知陛辭

上諭之曰大同居邊塞之間昔之有司不能自立多

爲守將迫脇以壞法廢事而罹刑罪者比比有之

爾往毋蹈彼覆轍當守法奉公不爲阿私如邊將

妄有所求當告以朝廷法度沮其非心則汝可以

遠罪而邊將亦得以保全其功

九年六月乙未莒州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入覲

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

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此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爲能非豈弟之政也爲令而無豈弟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是月庚戌山西汾州平遥縣主簿成樂官滿來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産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

定額何俟愀辦若額外愀辦得無剝削於民主簿
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辦課爲能若止
以辦課爲能其他不見可稱是失職以州之者[illegible]
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十三年十月吏部引選國子監生二十四人爲府
州縣官
上召至前諭之曰諸生皆學古入官夫爲臣之職事
君撫民二者而已若能盡撫民之心卽所以盡事
君之道故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

民如子茍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撫不爲若避
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事不立則民失望國何賴
焉爾等尚服朕言必思盡其職也
十五年二月己卯吏部奏引除縣官五十餘人一
上悉召前諭之曰縣官之職最親於民古之稱循吏
者多由此出茍有善政及民而民稱之美名即傳
於遠邇也若蠹政害民而民怨之惡聲不可揜也
爲善爲惡朝廷公論有在爾等其愼之茍治民而
有成績他日不患不至崇要也

十八年七月丙子州縣父老有詣闕上言縣官善政當罷任而舉留者
上賜手敕獎勵復職加賜衣幣侍臣曰縣令撫民職所當然
陛下加以厚恩待之至矣
上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縣官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員者多姦而弄法蠹政厲民靡所不至遂至君德不宣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強者去而爲盜此守令不得其人故也

今[illegible]愛養[illegible]不得

其教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爲政以得民心不能

得民心則其去也豈得不愛而留之不才者民疾

之如仇讎惟恐其去之不速豈肯留也即此可以

知其人之賢否矣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

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十九年四月吏部奏用國子監生十四人皆爲六

品以下官

上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

無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得其所者有獄訟冤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爲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諸弊可息一爲私欲而惑于人言則冥然如坐暗室饑寒者無由獲濟冤抑者無由伸理賢才無蔽而豪猾縱擾則爲廢職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毋爲人所惑也

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有儒士務授知縣陛辭

上問之曰試言撫民之道何先對曰教化為先曰教化何施對曰獎勸之

上曰治民固以教化為本而身又為教化之本長一邑則繫一邑之望民率視已以為則已身不正民將何法雖多為獎勸彼不見信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爾其識之

諭將

己亥正月

上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

曰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北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爾當撫䘏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故鳥不萃鷹鸇之林獸不入羅網之野民必歸於寬厚之政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爲之子孫者亦必昌盛爾等從吾言則

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辛丑八月己卯朔遣使至汴梁與元將察罕帖木兒通好時察罕帖木兒用兵山東招降東平田豐樂安俞寶等其勢頗盛

上謂左右曰察罕帖木兒雖假義師以圖恢復乃與孛羅帖木兒兵爭不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之爲乎夫忠臣先國家之急而忘私讎顧所重在此不在彼也又聞田豐爲人傾側察罕帖木兒待以心腹則昧於知人矣古之名將識察幾微智謀宏遠

使人不可測度察罕豈知此乎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覯其所處何如然後議焉

癸卯八月

上以張士誠遣呂珍圍安豐親率諸將往救劉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後張子明告南昌圍急始移廬州師親率西上至是

上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知我出乘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擣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

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群雄推友
諒最彊盛既敗滅
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
九月壬申
上平陳友諒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
忠諸將士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
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為可勝若周瑜之
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
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勞而彼佚今

勝之誠未喻也

上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強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而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騖而西失衆心也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能破也諸將皆歎服

甲辰二月陳理旣降

上召諸將諭之曰諸公久從吾勞苦者至矣然戰士勞苦圖其安逸若農之耕勤苦于春夏至秋乃獲由其用力于前而取獲于後今日之事正猶是也所以必先懲乎暇豫是故勞者逸之本也否者泰之機也吾與諸公先圖其勞而後享其逸如農之望歲於是乎可待至如有旱澇蝗螣之不足者此則係乎天時有非勤怠之所致耳

五月丙寅

上諭諸將曰汝等所統軍士雖有衆寡不同要皆知

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衛羽翼相
敵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猝臨戰
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僮僕亦須知其能矧爲將
帥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效力而智
者效謀鮮有不盡心者苟一槩視之則勇者退後
而智者韜策矣汝等其識之

乙巳九月

上諭諸將校曰近平章常遇春克襄陽還之日亟稱
先鋒張煥勇力智兼人小心畏法予聞甚喜若其終

始如一不易所守異日用將一軍未嘗不可大抵人有才能者不失於粗鄙則失於驕蹇若煥旣有如是之能而小心畏法此其所以可喜也汝等當壯盛之年正當發奮以取功名豈可碌碌隨衆進退我之用人一善皆錄不掩其能毋謂雜處於衆人之中而謂我不汝知譬如良金在沙而淘者識之美玉在璞而琢者取之若果能建立奇勳卽有超人爵賞苟畏怯無能而希慕功賞猶不稼穡而欲望有秋其可得乎

丙午四月癸亥

上謂侍臣孔克仁等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諸將若孛羅帖木兒擁重兵犯城闕亂倫干紀行已夷滅擴廓帖木兒挾天子以動兵是以子杭父且急於私讎無敵愾之志糜爛其民終無成就李思齊張思道輩固碌碌不足數然竊據一方民受其敝他如張士誠外假元名內實寇心反覆兩端情狀可見明玉珍父子據有川蜀僭稱大號喜於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爲皆不能有成中原擾擾孰

爲拯之予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機今師西出襄樊東踰淮泗首尾相應擊之必勝而大事可成伐敵制勝貴先有謀謀定事舉敵無不克矣然中原固不難定但民物凋喪千里丘墟既定之後生息猶難方勞思慮耳

六月癸亥

上諭羣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羣雄並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汰惰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政事

縱弛親昵姦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亾之時也夫察於亾者然後可與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亾安危之幾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不可懼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

吳元年二月乙卯

上聞傅友德敗元兵於陵子村謂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盡擒廓帖木兒遊兵彼故以此餌我

使吾將驕兵惰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不
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己察於未形故不出廟堂
折衝千里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
備常如敵至則無慮矣
是月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上敕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輔
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徙義群[illegible]所以
克集大勳肇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illegible]
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illegible]

消弭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

今尅期來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

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行之

詳不肯遣使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祚況將在

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

之

五月甲申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

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使得自固則難爲力矣

上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漸附未

可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已用力不分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討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七月戊寅

上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爲亂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所不爲暴者元季兵興羣雄角逐恃威憑凌者非止一人其間有以貨財而貪利者有以聲色而淫暴者有因仇讎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者

提兵奮旅求快意於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有不
勝其荼毒朕往往行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貪
暴汝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若曹彬曹翰之事可
為勸戒矣吾嘗以此諭徐達為將之道雖務威嚴
要之以仁愛為本達聽吾言攻城下邑不肆殺戮
可謂善將矣汝等其勉效之
九月壬寅
上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舊事張
氏為將領兵討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

于將校汝等知其然乎吾明告汝等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頴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歸于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貴然致富貴易保富貴難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將軍除暴平亂使大業早定非獨已受富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時應不顧後雖暫得娛樂旋復喪敗何足爲眞富

貴乎此皆汝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諸將皆頓
首受命而退
是月
上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張氏旣滅南方已平
宜致力中原平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
衆天下可以席卷矣
上曰土宇不可以恃廣人民不可以恃衆吾起兵以
來與諸豪傑相逐每臨小敵亦若大敵故能致勝
今王業垂就中原雖板蕩豈可易視之苟或不戒

成敗係焉其日近滅張氏彼聞而膽落乘勝長驅
中原孰吾禦者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上曰深究事情方知通變彼方掎角相爲聲援豈得
遽云長驅必恃一戰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天
下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嘗觀之彼有可亡
之機而吾執可勝之道必加持重爲萬全之舉豈
可驕忽以取不虞也
十月丁巳
上宴功臣于西樓既罷諭諸將曰自古豪傑開基創

業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於布衣賴諸將相化家為國但累歲征伐跋涉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討張氏始不復親行俾大將軍達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縛將以成厥功為一代之元勳光著史冊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報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陳友諒旣滅唯誅其首惡餘有才者悉用之豈但待以不死雖剖心與語而彼自懷疑間有英傑一見與語卽復輸心出力左右待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反側自安又君

之臣不思爲國盡力惟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摧敗萬事瓦解此近事明鑒也又張氏旣滅大將軍於貨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深謀遠畧蓋爲中原未平民未蘇息豈可遽恃爲安乎爾等當如大將軍所爲共圖大勛康濟宇内於是諸將頓首謝

十二月辛亥

上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

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
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
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
須周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為人所乘慎之
洪武元年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
在見
上上勞之曰將軍率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
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
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

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投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達等頓首謝旣退

上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擣其孤城必然克之

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將軍督水陸之

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鄆趙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

上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若從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澌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乃受命而退

七月辛卯

上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上諭之曰朕與卿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

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鬬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

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非得已也中原之

民久爲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兹

朕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

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

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

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讎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退相謂曰

主上愛民若此吾屬敢不敬承

十二月甲戌

上諭武臣曰汝曹從朕起兵攻城畧地多宣其力然近日新降附者亦有陞擢居汝輩之上而爾反在其下非棄舊取新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無私彼有智謀才畧克建功勳故居汝輩之上夫有兼人之才出衆之智乃有超人爵賞汝輩苟能日親賢士大夫以廣其智識努力以建功業不患爵位之不顯也於是諸將皆頓首感激各賜綵衣以慰勉之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宴畢
上見諸功臣進退有禮召前諭之曰朝廷之間以禮
爲主人之有禮如衣之有章朕聞元世祖命伯顏
阿术二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務
酒郊迎之兩人推讓莫肯先飲伯顏曰阿术之功
當先酌阿术曰伯顏之功當先酌相讓者久之衡
嘆曰賢矣哉古有拔劒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
今觀卿等雖出身行陣而進退周旋不失禮度朕
爲之喜卿等能始終如此何患後世無稱誦之者

十二月戊午

上以指揮有苦虐軍士者乃召羽林衛指揮使葉昇等諭之曰爾等指揮之職五千人之長也簡閱士伍當示以恩信撫而教之不可恃威勢輒加淩虐且居京師治軍與閫外行軍之法不同彼號令不嚴則失機誤事在京惟當勤操練善撫綏而已近聞指揮多以細故箠楚軍士爾輩獨不念所得名爵皆軍士之力也今天下無事爾既各享富貴軍士無預乃不加撫恤反淩虐之大失人心汝[illegible]其

戒之若復爾罪必不宥

是月己未

諭諸武臣曰治定功成須爵授祿爾等享有富貴正當與賢人君子講學以明道理以廣見聞通達古今之務以成遠大之器豈可苟且自足止於武夫而已夫位隆而不知學徒長驕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豈識成敗之跡古之良將皆文武相資爾等不可以為兩途有識者必然吾言其次在從遺次爾其下者耳若不聞吾言諄切爾等其勉識之

四年八月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先是遣使諭

中山侯湯和等曰爲將貴審機而重料敵古云雖有知慧不如乘勢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始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

京師蜀地悉平

是月

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稱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
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
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
捐軀徇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六年十一月乙未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爾諸
將屯軍塞上爲日頗久軍中動靜王保保安得不
知兵法曰多筭勝少筭不勝況無筭乎此確論也
近有自軍中來者言王保保部下之卒有盜印詣
軍門降者觀其來意甚篤然古之智將謀慮深長

有鬼神不測之機朕竊為將軍慮之爾所率步騎
多王保保部屬當其來降實迫事勢非出誠心今
隨爾徃征其心有不可測當以誠待之宜亦以計
隄防今王保保少勢雖微然多詐謀必籌之萬全
而後動能不戰而屈之乃為上智

十二年十二月丁亥

上御奉天門諭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幸
已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之
不得其心夫為將先必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

誠待人則人爲我用若待之不誠人亦孰肯盡心效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之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也既任之功幸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於此

二十年十月己酉

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

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蓋兵能彌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致釁適足以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損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二十一年六月

上閲世襲武臣有苛刻不恤軍士者特敕諭之曰爾令居位食祿者豈爾之能哉皆由而祖父能撫恤

軍士流慶於爾也朕觀國初諸老成將官初起兵時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撫之親如兄弟愛如骨肉故攻戰之際皆士卒爭先效力奮身不顧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稱其善戰而不知由其善撫士卒故能如此甚至疾患扶持服勞奔走一如子弟之於父兄無不盡心至論功定賞大者爲公侯小者爲千百戸若以一人之身無士卒之助能敵幾何人哉今爾等承襲祖父之職罔思富貴由士卒而來或背忘